

前 言
 上 编 前期
 第一章 甲骨文的发现
 第二章 刘鹗和《铁云藏龟》
 第三章 孙诒让
 第四章 罗振玉
 第五章 王国维
 第六章 郭沫若
 第七章 董作宾
 第八章 唐 兰
 第九章 陈梦家
 第十章 于省吾
 第十一章 章 研契诸家
 第一节 王 襄
 第二节 叶玉森
 第三节 商承祚
 第四节 容 庚
 第五节 胡小石
 第六节 明义士
 第七节 杨树达
 第八节 胡厚宣

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

· 赵 诚 ·

书 海 出 版 社

第九节 岛邦男
 第十节 贝冢茂树
 第十一节 屈万里
 第十二节 孙海波
 第十三节 饶宗颐
 第十四节 严一萍
 第十五节 张政琅
 第十六节 金祥恒
 第十七节 李孝定
 第十八节 张秉权
 第十九节 曾毅公
 第二十节 徐中舒
 第二十一节 其他
 下 编 后期
 第一章 资料整理与公布
 第二章 工具书编撰
 第三章 文字考释
 第四章 词义探索
 第五章 焦点问题讨论
 第六章 专题研究
 第七章 周人甲骨文
 后 记

· 赵 诚 ·

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

〔上〕



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 玉
张雪琴
封面设计 李松年
内文设计 何瑞珠
责任印制 郭荫山

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 *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许威汉
- * 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 陈昌来
- * 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 袁 晖
- *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音学

焦立为、冉启斌、石 锋

二十世纪的中国理论语言学 王希杰

二十世纪的汉字史与汉字理论研究

王 宁

- * 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 赵 诚
- * 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 赵 诚
- *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 苏培成
- * 二十世纪的古汉语研究 严 修
- * 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 袁 宾等
- *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 于根元

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研究

陈章太、詹伯慧等

- * 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戴庆厦等

- * 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

温端政、周 荐

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大事记

陈章太、于根元等

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学术顾问指导委员会

首席顾问：吕叔湘

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良 王 均 邢公畹 张 斌
张志公 季羨林 周有光 胡裕树
俞 敏

编纂出版委员会

主 任：张成德 张凤瑞

执行主任：宋富盛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根元 王 宁 王希杰 王梦辉
石 锋 邢福义 刘 坚 刘叔新
许宝华 许威汉 孙宏开 张凤瑞
张成德 宋富盛 严 修 苏培成
杜厚勤 李行健 李晋荃 陈庆延
陈章太 杭海路 周 荐 赵 诚
胡明扬 费锦昌 袁 晖 袁 宾
曹先擢 梁申威 温端政 詹伯慧
潘 慎 戴庆厦

总 策 划：袁 晖 杭海路

策划人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梦辉 刘德斌 杭海路 袁 晖
梁申威

总 序

20 世纪是伟大的世纪。在这 100 年中，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增长，科学的进步，艺术的繁荣，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

语言学是一门相当古老的学科。在 20 世纪，它一改其往昔慢悠悠的步履，以前所未有的快节奏，跨起大步。特别在后半个世纪，其变革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中国的语言学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中国的语言研究是为注释经典和语文教育服务的，属于语文学的范畴。随着中国的变化和发展，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语文学开始吸取西方语言学中先进的东西。在东西方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过程中，《马氏文通》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

《马氏文通》是迎着 20 世纪的曙光应运而生的。它给传统语文学画了一个句号，使中国语言学开始从语文学中独立出来，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新篇章。

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中国语言学在各个领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学术队伍，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有些分科的研究，已引起了世界语言学界的注目，显示了中国的现代语言学逐渐走向成熟。

这些成绩的取得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它得力于本世纪中多次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五四时期，“科学”、“民主”的呼声，促进了中国的学者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理论的巨大积极性，使得一些对我有用的国外先进理论得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的语言学理论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此而削弱甚至拒绝了对其他先进语言理论的学习和吸取，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融化了“文化大革命”覆盖在学术土壤上的冰层，吹绿了一片片学术园地，在语言学这块苗圃上，也开始绽放出一朵朵鲜艳的花蕾；经过十余年的耕耘，这块土地上的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其次是得力于外国先进语言学理论与中国传统语言学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中国语言学的每一次进展，几乎都与吸取外国先进理论有密切关系。当然，中国语言学又很注意自己固有的理论传统，学者们也比较注意中国语言的特点，力求做到外国理论与中国语言实际相结合，与本土经验相结合。第三，是学者们可贵的敬业精神。应当看到，从世纪初寥若晨星的研究人员（其中不少并非专职研究语言学）发展到现在数以千计的专业研究人员，这个变化是巨大的。许多学者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真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由于一批又一批为语言学事业献身的“拓荒者”的坚韧不拔、安贫乐道的敬业精

神，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后来居上者。

同国外语言学(特别是西方语言学)相比较，中国语言学的人文性十分浓厚，而西方语言学则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较深。中国语言学的人文性有一定的长处，这当然与中国悠久的人文传统有密切的联系。这就使中国语言学在文化意蕴、研究方式以及语言政策的制订等方面都带有自身的特点。人文性成为中国语言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特性。当然，由于与自然科学的联系相对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地对语言学的发展起了某种制约作用，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自然科学的含量较低，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从《马氏文通》开始，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我们有了自己的语言学。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可喜的，特别是80年代以来，虽然还有不少困难，但势头越来越好。本丛书中每一册都真实而科学地记载着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轨迹。不仅总结这100年来的辉煌成就，而且还要找出问题，找出不足，展望下一世纪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走向。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得好，的确是功在当代，利及子孙，是功德无量的。当然，我们在总结这100年的语言学进展时，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析，要反对党同伐异和门户之见，要提倡在学术面前一律平等，对各学派一视同仁，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

担任本丛书学术顾问和参加本丛书撰写的，都是这些领域中的知名学者。由于这套丛书毕竟是个人的著作，这就决定了这些书只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书中表述的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在学术上不能强求一致，应当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以利百家争鸣；其正确与否，既要听取专家、读者的意见，还要接受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验证。

我们诚挚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以便再版时加以修订,使其日臻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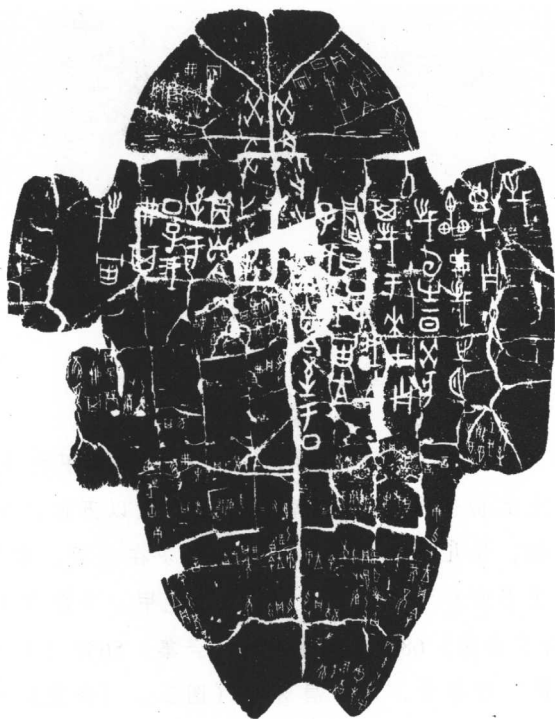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编纂出版委员会

1996年9月

前 言

甲骨文为甲骨文字的简称，是一种刻写在甲骨上的古汉字。从出土实物来看，绝大多数为契刻，数以万计；只有极少数是书写的，仅几十片。用笔书写的大多在背面，字较粗大，有朱书和墨书两种。甲骨文的“甲”指龟甲，多数为腹甲（图一，《甲骨文合集》6834正；图二，《合集》5637正），少数为背甲；“骨”指兽骨，以牛肩胛骨（图三，《合集》6057正；图四，《合集》37986）为主，也有牛肋骨，但较少，还有个别的鹿头骨（图五，《合集》36534）、牛头骨、人头骨、虎骨。

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人们总把甲骨文和殷墟联系在一起，说起甲骨文，总是不言而喻地指殷墟甲骨文。到了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两片商代中期的有字甲骨，一片是习刻，另一片有一“𠩺”字。1954年又在二里岗出土卜骨一片，文字难以辨认，详见《郑州二里岗》一书。这样，从理论上讲，甲骨文的含义有了发展，即甲骨文不仅指殷墟甲骨文，也包括二里岗甲骨文，也就是说甲骨文可以是指商代甲骨文（包



图一

括殷墟和郑州两地出土的甲骨文)。虽然殷墟出土的也是商代甲骨文,但在含义上确小有差别。说殷墟甲骨文当然不包括郑州出土的甲骨文,说商代甲骨文则一定要包括郑州出土的甲骨文。但是,郑州出土的甲骨文实在太少,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所以一般所说的甲骨文仍然只是指殷墟甲骨文。

1954年,出人意料地在山西省洪洞县坊堆的西周遗址中第一次发现了西周时代的有字卜骨(详见《文物》1956年7月所载《山西洪洞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一文)。后来,在北



图二

京昌平的白浮西周墓（《北京地区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载《考古》1976年4月）、陕西省的丰镐遗址（《沣西发掘报告》）、周原遗址（《陕西岐山凤雏发现周初甲骨文》，载《文物》1979年10月）等处又发现了一些有字甲骨（如《长安张家坡村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载《文物》1956年3月）。这些事实使甲骨文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发展，也就是说，甲骨文一语有了三种含义：一是狭义的，特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二是发展了的含义，指包括殷墟、郑州及其他地方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三是



图三

广义的，兼指商代和西周的甲骨文。从研究的实情来看，学术界最注重的仍是殷墟甲骨文。由于殷墟甲骨文的研究不仅促进了中国古文字学的建立，还带动了相关学科如上古的历史、地理、天文、经济、军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语言文字等研究的深入。经过一百来年的发展，殷墟甲骨文的研究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显学，不仅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而且在世界各地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瑞典、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瑞士、英国、匈牙利、德国、意大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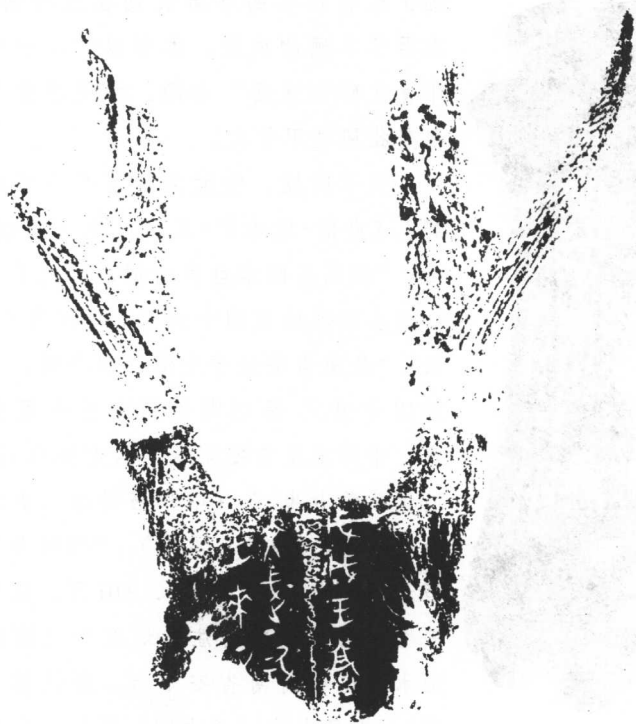
图四

国，都有众多的学者长期在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书以“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为题，所说甲骨文主要是指殷墟甲骨文。

关于殷墟，传世文献曾有不同的记载。《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书纪年》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是旧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者也。”（中华书局本《史记》，91页）《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同上，310页，殷虚即殷墟，以下不再出注）均以为殷墟靠近洹水，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唐杜佑《通典》、宋吕大临《考古图》等则将殷墟作为河亶甲城、河亶甲墓。经过考古发掘

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一书的《前言》明确指出：“殷墟是我国商王朝后期的王都，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及其附近的20多个自然村。”简而言之，可以说殷墟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一带，从而证实《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

殷墟既然是商王朝后期的王都，所以有学者论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盘庚迁殷至纣王末年273年间所使用的古汉字，这基本上已为学术界所认同。从考古发掘可以知道，殷



图五

墟的甲骨刻辞是被作为档案有意识地埋藏在地下的，即所谓的窖藏，究竟有多少，至今不明。商亡之后，王宫、宗庙被毁，逐渐成了废墟，殷墟之名也就由此而来。商王朝自称为商，西周王朝始称商为殷，殷墟之说当是后人之称。殷墟之地不知何时有老百姓进住。住在那里的人民要开垦种地、建筑房舍，自然有可能挖出甲骨，但最早是什么时代、何年何月挖出甲骨，今已不得而知。据 20 世纪初一些访求甲骨者的寻问、村民的回忆，早在 19 世纪后期，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就经常从地里挖

出一些甲骨，或用做肥料，或用来填塞枯井，或磨成粉末、锉为细粉以治创伤（谓之曰刀尖药），或作为中药药材“龙骨”卖给中药店。但是，当时的村民和收购“龙骨”的中药店老板及店员并不认识甲骨上的文字，所以，虽然甲骨文已经出土，但没有被认为是甲骨文的发现。在这一段时期里，即从甲骨文被挖出到甲骨文被发现这一段时期究竟有多长，甲骨文到底被毁了多少，也就无法统计。

甲骨文发现并公布于世之后，研究论著逐渐增多，据宋镇豪主编的《百年甲骨学论著目》所收“自……殷墟甲骨文发现至1999年6月一百年间海内外所有公开或正式发表的关于甲骨文与商代史的专书论文”，总计一万多种，总字数当以千万计。如果加上1999年6月以后正式发表和出版的论著，其种数和字数当会更多。面对如此巨大的研究作品，实难逐一全面介绍。为了使读者有一个比较全面而又概略的了解，只能择要简述，所以本书名为“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又本书侧重于文字兼及刻辞研究的简介，对于甲骨的出土、甲骨的传拓及钻凿与占卜、骨卜习惯的原始与分布、甲骨上黏附的棉布、甲骨的类别、甲骨的大小、甲骨的产地、甲骨占卜程式、殷商王朝的占卜制度、古代甲骨占卜的源流、晚商王朝卜用甲骨的来源和卜材的整治等，则是简而又简，甚或略去。由此可见本书所谓之述要，实有所偏向。

甲骨文，是约定俗成的叫法。在甲骨文发现之初及其后的一段时期，学者们从出土地点、契刻方式、记录的内容等方面分别给以不同的称呼，命名很不统一，大体有这样一些叫法：贞卜文字、殷墟文字、殷契刻辞、龟卜文、契文、甲骨刻文、甲骨刻辞、殷墟卜辞、贞卜文、殷契、殷墟书契、殷商文字、

甲文、龟甲文等。本书一般称之为甲骨文，只在必要时才使用有关别的称呼。

本书题名为“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当然不能仅简介殷墟甲骨文研究，还应略述对周人甲骨文的研究。殷墟甲骨文和二里岗出土的甲骨文，可合称为商人甲骨文。坊堆、白浮、丰镐、周原、齐家、南小汪等地出土的甲骨文，可合称为周人甲骨文。周人甲骨文，也有学者称之为西周甲骨文。但考虑到有学者认为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有一些是周文王时期的作品，而周文王时尚未建立西周，因而称之为周人甲骨文，而有别于商人甲骨文。由于周人甲骨文出土相当少，仅 300 多片，研究者的成果也就不太多；而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 20 世纪后期，所以把关于周人甲骨文的研究作为一章，放在最后加以略述，以示区别。